



说明书说明什么

◆ 毛时安

前两天有幸去看话剧《风萧萧》。徐訏原著，王安忆编剧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。徐訏有点像唐代诗人李贺，才气中有点儿鬼气。《风萧萧》是上世纪40年代非常流行的，一部取材于抗战中的孤岛上海的谍战，不同现在一般抗战小说路数的作品。《风萧萧》和徐訏的一些小说，在最没书读的年头，曾在我们这代人里悄悄流传过。

看得出安忆面对徐訏和《风萧萧》改得非常用心用力，人物台词字斟句酌，潜台词很多，不亚于自己写一部中篇小说。我在看演出时，也非常认真，既是对演员劳动的尊重，也是对安忆创作的尊重。应该承认，我看得还是有点吃力。因为要追索12个人物的来路以及他们隐隐约约闪现的背景，在自己心里建构一个戏剧情境和人物关系。否则，猜谜的时间会大大干扰看戏的审美。有时难免拿起说明书翻一下，看看剧情介绍（我是一个看戏甚多，但智商并不高，很容易入戏的“傻子”观众）。

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，对于了解剧情和人物关系，说明书似乎提供了太多的东西。应该承认，说明书编得其实也是认真的。有小说和作者的介绍，有王蒙和吴义勤的评价，还有安忆和导演的阐述。安忆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华彩。导演徐紫东的阐释也写得很文学。后

面就是制作人、舞美、灯光作曲、化妆等后台工作人员的介绍，接着就是有着漂亮面孔的演员介绍。当然说明书还有一些其他与话剧中心相关的内容。对于理解不了剧情和人物关系的观众，第一会去看说明书。剧情介绍倒是有的，叫“故事梗概”。不过实在是太“梗概”了。三行字，提了两个问题：他为何而来？又为何偏偏在此时大张旗鼓地举办化妆舞会？结束是，一个在“孤岛”上海发生的故事拉开了帷幕。

其实，现在像这样不太说明的说明书，比比皆是。提几个问题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对于观众理解剧目当然不能说一无是处，但观众来看戏有时还是想知道一些剧情和人物关系，加深一些理解的，特别是剧情比较搞脑子的时候。记得我小时候也有剧目和电影说明书，朴朴素素，把观众要的内容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些年，不少歌剧、音乐剧、芭蕾舞、戏剧的名剧、名团来沪演出，包括《天鹅湖》《吉赛尔》《卡门》《猫》《歌剧院魅影》《悲惨世界》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名作，说明书几乎每幕、每场都有相当详细的介绍。说明书其实是艺术的一部分，写说明书本身也是一种艺术。既要满足观众的需求，又要保持观众看戏的悬念和张力。我知道有点难。但还是希望

说明书能知道观众想要些什么，向观众说明些什么，能更清晰一点。

文学作品有导读，说明书就是剧场观众的“导看”，是我们在艺术大地行走的地图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为啥“缩水”了

◆ 石建邦

影像烧钱，历来有“摄影穷三代，单反毁一生”的说法。就连我这样最烂的菜鸟，当年花在拍照和相机上的钱，一两台车总有了。真要感谢互联网和乔布斯，救了我等芸芸众生。

转眼间，“影像上海”博览会已开了五届，我也稀里糊涂看了四五次，最大的感受是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了。这次我是上周五下午五点多和几个朋友进去参观的，里面已经人头攒动了。到晚上八点挤出来时，入口已排起了长队。有朋友说她七点多进场，人挤人实在太多，进去五分钟就逃走了。

如今，影像艺术是当代美术的一分子，国内外很多知名画廊除了销售绘画、雕塑之外，都有签约代理的影像艺术家。“影像上海”成为窥视国际影像艺术的一个窗口，吸引四面八方的同好前来观展。此次现场，碰见徐海滨，复旦新闻系毕业，在武汉江汉大学教摄影的专业人士，他算“影像上海”的死忠粉，每届不落地飞过来观展，而且事先做足功课。他说这一博览会不但国内唯一，在亚洲恐怕也数一数二，很值得看。

有趣的是，当今可谓图像泛滥，人人都是摄影家，都是自媒体，借助强大的社交网

络微信微博“刷刷刷”。但对好的影像艺术，虽然充满好奇，似乎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尊重。人们愿意花巨资拍婚纱摄影，“器材派”们舍得花最贵的钱买最好最新的器材设备，去拍很烂的片子。更不用说名贵器材一大堆的有钱人。很多人（包括我自己）愿意大手大脚，为自己的一张“烂片”不惜工本，但谈到影像的收藏，说花钱买一张别人的作品回去，大多数人就“缩水”了。很多人还觉得这是“咔嚓”一下的事情，没有机器值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虽然比从前，似乎感觉又好多了，但“影像上海”多少有些在不穿鞋的非洲卖好鞋的意思，并不容易。

所以现场还是看热闹的多。也许大家“看白戏”习惯了，“老司机”们很苛刻，都说这届比以往逊色，不少好画廊不见了，也不想人家参展投入不菲啊。徐先生也直言没有以前好看，但最令他感慨的是，这么多年了，国内的影像艺术家还没有追上来，许多人只是学了点西方的皮毛，就自以为是。

也许市场会作自我平衡和完善，观念也在慢慢改变。如此看来，“影像上海”任重道远，还要努力哦。

一场“迟到”20年的摄影展

◆ 乐梦融

这是一场“迟到”了将近20年的展览。同样的作品，不同的际遇。这一批展品原本预备在1999年9月4日-6日在上海的天钥桥路859号一栋公寓楼中开幕。没有正规展厅，没有香车豪表赞助，远离身着华服的观众。即便如此，当年展览还是夭折了，在公众看到它们之前就谢幕了。

很有意思，如果在今天的3DMAX影厅播放一场20年前的电影，花里胡哨的电脑特技一定让今天的观众看出“差评”；当年站不到舞台中间的、甚至被视为“瞎胡闹”的实验影像创作，如今从边缘处登堂入室，在上海展览中心——《洞见》单元——作为影像艺术博览会中的开篇部分，站在资本、观众和学术多重认可的聚光灯下扬眉吐气了。

当年，参展公寓楼展览的艺术家们算不得主流——比如今天在西岸坐拥个人艺术空间的著名艺术家徐震，1998年他在拥挤的码头大喊，数百名旅客瞬间惊慌回头，被录制成影像作品《喊》，这在20年前无论如何无法与“艺术”画上等号。

这场回顾展汇聚了15位中国艺术家，由王宗孚担纲策展，探索着中国当代摄影中的各种新方法、新观念。今天看来，这些“实验”并不都是成功的，但他们的作品本身，就是中国艺术的前进步履。

20年的跨度，随着经济水准的提升与

视野的拓展，中国观众对影像艺术探索、冒险、无畏等艺术精神的价值，生发出自觉的共鸣。不再仅仅把相对古典、只讲求光影和构图的照片视为“艺术”的唯一标尺——今天的上海观众漫步在影像艺术博览会上，除了经典的大师作品，当代摄影作品、大尺幅的装置艺术、移动影像以及最新的科技创新都可以接触到，这才是影像艺术的魅力所在。

当年参展的刘韡、胡介鸣、杨振中、徐震以及耿建翌等艺术家均出现在这场展览，他们中的许多已经在中国艺术界大名鼎鼎。马秋莎（北京公社）、施政（艾可）陈哲（BANK）等新一代艺术家同时同台。

在该单元50米外的希帕CIPA画廊，和当年的徐震年龄相仿的上海青年艺术家沈鸣昊，带来了混合媒介装置《心中的景致·历史的剧场》，他用幕布搭建了一个简易的西洋镜，观众钻进黑幕后打开手电筒照射绿色感光材料，可以依稀看到图像。排队的观众赞他的作品有趣有新意，遗憾的是，少有人追究，他拍了什么？要表达什么中心思想？

当今的青年一代艺术家理当感恩这个多元化的新时代，充满包容的艺术氛围——这份可贵的理解与中国艺术家层出不穷的创新正在相互砥砺。

如果我来做策展人，更想把展览称为《生逢其时》。

唐云与上海

◆ 王琪森



唐云是在黄浦江畔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，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

1960年6月20日，历经筹备5年多时间的上海中国画院成立，丰子恺任院长，唐云任业务室主任，主要负责创作、展览诸事。1961年7月唐云负责筹备的《上海花鸟画展》在北京美术馆展出。既有深厚的传统渊源，又有勃发的创新意识，整体画风焕然一新，不仅在京城反响强烈，而且引起了全国美术界的轰动。7月2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以整篇幅发表了《上海花鸟画展》中的精彩之作，并刊发了策展人唐云的《画人民喜爱的花鸟画》一文，这实际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相当重要的一篇美术理论文章。唐云以党的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方针为宗旨，颇有理论深度、学术思考及创作认知地谈了花鸟画的取材对象、创新表现、时代气魄及民族传统诸问题。这次展览的推出及唐云理论文章的发表，使海派花鸟画得到了振兴，被全国美术界誉为“新海派画”，使海派花鸟画成为当时全国花鸟画的领军团队，而唐云也被公认为“新海派画”的标杆性画家。

今年是海派绘画一代大师唐云先生定居上海八十周年。

山明水秀、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是江南文化的鼎盛之地与诗文书画的锦绣家园，1938年，这位“杭州的唐伯虎”，来到了“江海之通津，东南之都会”的上海。当时海派山水艺术苑可谓是大家如林，精英成群，经过审时度势后，他决定从原先的山水画转向以花鸟画为主。唐云早期的花鸟主要取法于华新罗、恽南田，旁参冬心、八大山人，归属于典型的文人画一路，但为了适应“笔墨当随时代”及市场的需求，唐云开始了中年的第一次变法，即笔触更为精湛细腻、亦工亦写，构图更为饱满酣畅、疏密有致，色彩更为华润明丽、雅俗共赏。唐云花鸟画的这种清新隽秀的风格别开生面，不仅获得了画廊的青睐，而且得到了海派书画圈内的首肯和好评，从而把他推为“海上四大花鸟名旦”的头牌：唐云、江寒汀、张大壮、陆抑非。

1976年10月，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大地回春，万众欢腾。唐云也极为兴奋，压抑了十年的情感终于得到了释放。在仲秋之夜，他喝了一斤黄酒，然后铺纸挥笔在灯下画了《捉蟹图》，并题画诗曰：“三雄捉得又擒雌，不许横行放厥词。揭盖劈螯除四害，人心大快庆千厄。”1979年，唐云出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，后因正院长吕蒙中风，他代理院长，自此到其后的八十年代中期，主持了上海中国画院在新时期之初的艺术创作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人生的暮年开辟了重要的第三阶段。即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“海上花鸟四大名旦”之首，六十年代新海派画领军到八十年代的再度出山担重任，由此完成了唐云晚年“满目青山夕照明”的最后篇章，而这一点却为大多数唐云研究者所忽略。

大家公认在海派书画家中唐云是最海派的。他从艺行事的秉性气质、立身处世，都具有海派文化的自信与活力，不甘平庸、追求卓越。纪念唐云先生，亦是对时代的致敬。